

电影叙事学分析：《重庆森林》

王家卫作为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香港华语电影中最具“独特”风格的一位，被国际熟知且有众多标签，独特的风格使他的电影具有多重的解读角度，从叙事学角度去看待王家卫的《重庆森林》，发现影片突破以往的叙事结构以及叙事方式，在叙述者与人物视角之下的随意更换，也符合影片整体表达的主题。

在叙事结构上，影片本身在可说性，叙述性和意义性上一反常规，可说性方面影片讲述都市男女的情感符合观影群众的生活日常，但因其在叙述性上一反常规的线性叙事讲述完整的故事，影片“截取”的方法表现片段，心理层面的情感体验，打破常规的叙述性而使得可说性呈现众说纷纭的状态。同样在叙事结构上，打破常规叙事结构，采用拼贴。影片呈现出的不像故事，像是为经整合的文本，抛弃以往线性叙事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作为呈现的似乎是截取的生活片段。叙事和视听结合，采用镜头语言对影片进行评述：何志武在被两个阿 May 抛弃之后在快餐店门前一直打电话，最后直到自己坐在台阶上，不稳定构图作为评述表达作者的潜在观念，即影像中人物内心的孤独；金发女郎被印度人追杀时的手持摄影拍摄快速奔跑的情形，晃动的影像风格；编号 663 拒绝接收女友的信，在快餐店门口抽帧加印拍摄人来人往的人群以及站定的餐车前后的两个人；编号 663 在失恋之后对着家中的物件讲话，躺在沙发上看衣服时的不规则构图。同样整部影片在色彩方面大量使用淡蓝和霉绿，冷色调表达人物心理状态，因此整部影片中都体现着作者对于影片的潜在评述，片段化的展现方式和表达的主题以及人物的内心相贴合，展现人物内心情感的游离，孤独，都市现代化之下的人物的朝三暮四，互相分离，彼此情感上的脆弱缺失，以及人物互相快餐式恋爱，互不交流的状态。作者用镜头语言传达着自身对于影片加入的潜在观念。

这里在影片第一个片段中，使用声画分离，声音展现过去何志武给阿 May 打电话，画面为他一个人正在吃着东西，综合声音叙述和画面内容构成完整的叙述，影片的整体隐藏叙述者用客观镜头参与，声音叙述者何志武常常不受画面内容控制，采用声画分离，画面为过去发生事情的再现，声音常常超出画面讲未来讲完发生的事情。

此时何志武等同于叙述者，画面采用抽帧，与现实不大相符，表达的是人物的内心状态，人物心理的不安定，迷茫外化为影像表达，影像加声音传达着故事

内容和人物情感。叙述者多次转换，转向人物内心，又客观独立表现影片内容，不受性别，时间，空间的束缚，外化了人物的内心状态，破碎以及片段化的情节，又突破时间和空间的束缚，压缩了时间和突破了空间，跨时空表现一种不变的情感。

整部影片在叙事方式上，隐藏叙述者在需要的地方不受控制的跳出跳入，在语境内与语境外切换，超脱时间和空间，同时做出视角自限，不断转换作为片中人物的第三人称视角以及第一人称视角来叙述。

影片中大量人物独白，叙述者常常借用人物之口，进行人物内心世界的外化，同时框架叙述者自由跳脱，不受限制，又客观展现画面内容。例如，叙述者在第一段故事中作为隐藏叙述者在需要的情况下，叙述者作为何志武显身，同时跟随画面的发展，叙述者采用多重视角，大量转换，在整个第一部分，叙述者以人物口吻讲出故事的结局，同时在人物表现上转换视角，表现警察 223，金发女郎，编号 663，阿菲每个人物时，经常采用视角自限，多次采用第三人称内聚焦，表现局限的人物视角。

移动摄影客观拍摄仿佛模仿人的眼睛，作为隐藏叙述者，第三人称视角在影片中偶尔表现出暗中窥探，跟随主人公，跟随事情的进展，有时会跟随主人公的视线方向看过去，展现主人公主观视角看到的内容，但并未作为主人公的主观视角主观去看，隐藏部分信息，使得观众所知等于人物所知。例如，金发女郎到处寻找贩毒的一批人时，镜头作为大叙述者，同时经常使用类似于偷窥视角看待主人公，视线跟随金发女郎，偶尔还会随其视线观察。此时的隐含叙述者似乎想要表现出主人公的被动状态，暴露于明面上，找不到一批人的焦急与迷茫，同时隐藏了叙述者的想要表达的主题，都市人的迷茫，被现代化空间所压迫，被窥视，快时代之下的情感的淡漠，人与人之间的缺乏交流，都在镜头影像中表露无遗。

因此整部影片有隐藏叙述者，以及众多人物视角叙述，叙事的破碎，片段化情节拼贴式表现，在平行的故事中插入偶然的联系，表现生活的不确定性，不可预知性，都市人的困惑，情感的不安定，快餐式情感宣泄，停留与前行的抉择，都表现时代下人物的不安全感，无根感。整体在轻松的爱情结局中透露着悲凉的情绪。